

清风漫语

林 毅



蓝天出版社



清 风 漫 语



蓝天出版社

清 风 漫 语

林 毅 著

※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 100843)

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5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80081-074-7/I·13

定价: 2.90元

目 录

“序”之思（代序）	（1）
“咬定青山不放松”	（4）
说钱	（6）
有感于“破土新闻”	（8）
精神要文明	（10）
致远而不殆	（12）
大年、小年及其它	（14）
爱惜自己	（16）
谈“落后”	（18）
“不可以一字苟吟”	（20）
王氏与江氏	（22）
巧劝孟尝君	（25）
吴法宪的可怜相	（27）
“万金油”三辩	（29）
赞一位老将军的“四个不要”	（31）
小说的“说”	（33）
二万五与“十八盘”	（36）

说“实”	(38)
“挨打”小议	(40)
有点惭愧感好	(42)
登闻鼓旁的遐想	(44)
想	(46)
另一种食粮	(48)
不宜忽视那两个“大力神”	(50)
善终难	(52)
从朱伯儒买“拉炮”说起	(54)
白蚁·砒霜·软弱症	(56)
公章小考	(58)
“既不信佛，何必受戒”	(60)
“经”的联想	(62)
爬楼有感	(64)
分析思考不可“闭门造车”	(66)
胜在勇气上	(68)
也说“同志”这个称呼	(70)
学会以理解对待“不理解”	(72)
“以示重视”当免去	(74)
“狗案”的思索	(75)
郑板桥的养鸟观	(77)
“造”神气与“造”官气	(79)
话说“言路”	(81)
说说个体户的名分	(83)
指挥要靠前	(85)
“文人无行”说	(87)

且说“抓把柄”	(91)
C 主任的魔本	(93)
灶神的联想	(95)
从餐桌看吃风	(98)
“说不清楚”别议	(100)
选将必贤	(103)
报纸需要撑腰	(105)
做解放孩子的父母	(107)
别丢了群体意识	(109)
伯乐与紫燕骝	(111)
应当听招呼	(113)
“紧箍咒”的是与非	(114)
“游玩灾”与蒋太守	(117)
“脸”的功能	(119)
研究一下“关系商”	(122)
圈里与圈外	(124)
揭“皇榜”	(126)
蒋道平的选择	(129)
说猫道鼠	(131)
试析“大胆风”	(133)
喜迎蛇年	(135)
失误与透明	(137)
明代江南三知府	(139)
难知糊涂	(142)
真诚地信任群众	(144)
僧面佛面都不看	(146)

要有耐清贫的胸襟·····	(148)
“愚”的困扰·····	(150)
听南京人说“没得”·····	(153)
“他是真正的共产党”·····	(155)
享受观面面观·····	(157)
不要斤斤计较批评的细节·····	(161)
剖视“秀才”·····	(163)
以理服人·····	(165)
“怎样做人，为谁活着”·····	(167)
此路不通·····	(169)
一记响亮的耳光·····	(171)
赤诚的心·····	(173)
红光闪闪的风格·····	(177)
无名的花·····	(182)
枫与桧·····	(184)
七月雪·····	(187)
寻踪·····	(192)
洁白的野菊花·····	(195)
伟哉！五棵松·····	(201)

〔代序〕

“序”之思

当我把一堆杂文稿整理出来，送给蓝天出版社请给印个本本的时候，有人提醒我，按照惯例最好找个名人写个“序”。我应承了。

可是，当我回到家里，考虑到哪里去找人写，找什么人写的时候，心里又犯起难来。平素很少接触名人，待到要写“序”时才想到去找人家，这不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么？即使人家不说什么，自己也终觉不自在。没有什么名气的人，倒是交往了一些。去找他们写个“序”行不行呢？按惯例，似乎不大行。因为，据说“序”的用处有点像商品广告，主要是吸引读者，使他们看了“序”便愿意掏钱买一本。而要使“序”起到这个作用，头一条就得由名人写。人因文而扬名，文因人而价高嘛！虽然不能笼统地说，所有的书请名人写“序”都带有月亮借太阳的光的味道，却也不能说有的书的“序”没有这个味道。所以，要么不要“序”，若是要，就得请名人写。可是，当我正要下决心找一位名人时，看到了巴金先生的《“靳以选集”序》那篇文章。读过之后，又犹豫起来。巴金先生在文中说，作家靳以的女儿将她

父亲的作品编辑成《靳以选集》之后，去找靳以的老朋友巴金先生写个“序”。可是身体欠安的他没有答应。他说：

“我不想写序，只是因为我不曾具备写序的条件。要是严肃地对待工作，我认为对写序的要求，应当严格，更严格。”

“我不能信口开河，也不便宽待自己，所以我两次婉辞。”尽管他很想写这个“序”，当他看到“她似乎因为没有人为《选集》写序感到苦恼，也可能因为我不肯答应感到失望”时，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提笔给她写了。“序”虽是写了，不难想见，求“序”者求的好苦，写“序”者也写的好苦。想想他们双方为了一篇“序”招来的苦，于是，我决定不求人写“序”了。我苦点倒无所谓，叫人家为我的事受苦，于心不安。

“好酒不怕巷子深”。外国名著《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母亲》都是什么“序”也没有写，《悲惨世界》也只是作者自己写了个160个字的“作者序”。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的作者也都没有找名人写“序”进行宣传，可是举世都公认它们是名著。现在的作者好像大都极热衷于找名人写“序”，不论大部头的，小部头的，几乎是本本都有名人写的“序”，而且这些名人大都是极有名气的。可是，事实与作者的愿望不尽一致，许多书因为书、序并佳，相得益彰，而大受读者青睐，也有更多的书并没有因为写“序”的人有名气而得以畅销，该蹲冷宫的照样蹲在冷宫里。看看人家的书的命运，再想想我的这个本本，自知没有畅销的可能，为了不使写“序”的先生的大名跟着我的本本去蹲冷宫，还是不清人写“序”为好。至于读者喜欢我的这本杂文集与否，肯不肯分神一

顾，那是读者的自由，我只有悉听尊便。

说了半天，印书不写“序”到底好不好呢？我到目前的认识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把“序”当神看。

林 毅

1989年11月于南京

“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旧书里常常见到称赞某读书人聪敏多才时，往往以“一目十行”四字喻之，夸他读书是如何的快。不少人受了这种影响，读起书来如风过耳，厚厚的一本书，几个钟头就翻完了。更有急性的，快翻犹嫌太慢，干脆就跳着翻。这样，左一本，右一本，看的书确是不少，然而若问何收获，茫茫然不知何以作答。

其实，有学问的读书人，并不以“一目十行”为能事。例如清朝的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就反对读书一味追求快。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就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迎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郑板桥这种“读书求精”的见解，是同他的为人有关的。他作画五十余年，只画兰竹，不画他物。他说：“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特别能说明他这种读书主张的，是他为一幅“竹石”画的题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大抵读书有成的人都是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知道孔子有个“韦编三绝”的美谈。孔夫子时，书是用竹板刻的，再用绳子编串起来。

他所读的书，次数多了，绳子磨断了，换一根，又磨断了，再换一根，如此三换其绳。形象地说明孔子读书是怎样的重视反复读，而不求“过目成诵”的。

读书同做事相似，凡事应该有重点，读书也当如此。不能抓到什么书都要精读穷究，有的可一掠而过，有的需反复诵读。苏东坡读书，通常不用两遍。然而他在翰林院读《阿房宫赋》时，竟“至四鼓”，连侍候他的老头都熬得暗自叫苦，而他却“洒然不倦”。即使是一部书，也要选择重点部分精读。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一篇为最好，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会”三节为最精采者。这些都值得下功夫读，力求探出内中之微言精义。

常言说：“开篇有益”。应该多读书，青年时期尤其应该对读书有如饥似渴之趣。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四十年、五十年过后，回忆读过的书，中年以后读的书印象模糊，而青年时期读的书，则历历在目。多读书，积累多，渐渐就融会贯通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然是杜甫的经验之谈。

（原载1980年1月17日《空军报》，署名工车）

说 钱

近来时常听到人们议论调级增加工资的事，“钱”成了重要的话题。

钱，由来很久了。作为货币的名称钱，最早是“泉”字，取它流行周遍的意思。早在秦朝以前就有泉，这种泉是以贝壳充当的。到了秦时，废除贝壳，实行钱来代替。钱，本来是一种农具的名称，古代可以用这种农具进行相互交易，故而最早曾仿照这种农具的形态铸为货币。从此，钱就成为一切货币的通称了。

随着私有制度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扩大，作为交换形式的钱，其地位越来越高，简直要成为主宰人们命运的神了。在我们祖先崇拜的各种神里，就有一种叫“财神”的，大概也就是钱神了。钱的神通可谓大矣！有多大呢？请看看晋朝人鲁褒的《金钱论》吧！这篇论文短短一百零四个字，却将钱写得神气十足。里面说它是“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阁，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一言蔽之，正如俗话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吗？答曰：“能”。君不见有的人为

了钱，什么坏事丑事都干出来了吗？像犹大那种为了得到三十个金币而甘愿带路去捕捉耶稣的人，在旧社会是大有人在的，在今天也非绝无仅有。这种人是金钱迷了心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自然要任凭金钱的指使去“推磨”。也有一种要做人而不愿做鬼的人，硬是不听金钱的指使的。李白活了六十多岁，穷困潦倒一生，还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临死他没有留下一点钱。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写过一首《钱》诗，说：“生不带钱来，死不带钱去，有钱便散尽，何须写借据。”他们对钱，完全采取了淡漠的态度。可见“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话，对于“鬼”，是对的；对于人，是不对的。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钱仍然是重要的交换形式。对个人来说，没有钱便没有物，没有物便难以生活。但是，我们也反对金钱万能论。在有的人心目中，似乎国家、集体、工作、学习、进步、前途，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陈词了，唯一对他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个“钱”字。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实用主义观点。对革命者来说，钱多一点，生活用项宽裕一点，固然好；钱少一点，生活艰窘一点，则应该是“温饱”足矣！孔夫子说颜回是“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的生活没有这么艰苦，但这种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不改其乐”的态度却是可取的。在我们国家百业正兴，财政有困难的今天，当我们谈论调级增加工资的时候，应该以四化大业为重，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为念，不应该只是钱、钱、钱！

（原载1980年4月26日《空军报》，署名工车）

有感于“破土新闻”

最近报上常出现这样一类新闻：烙烧饼的徒工被选进大学里当外文翻译，饭店职员、幼儿园保育员成了大学教师，回乡知识青年当了医师，大学生出身的年轻干部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这些消息，使人恍如看到一株株嫩芽破土而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姑且把这类消息叫做“破土新闻”吧！

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总是有些感慨。古人就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可见选拔人才的重要。说到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康熙皇帝大概可以算得上一个。康熙八年时，为了选拔一批编纂明史的人才，破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博学鸿词考试。“无论京外现任及已仕、未仕、布衣、罢退之士均准荐举”。考试结果，被录取的人员中，有现任官员，也有一般书生。有一个叫秦松龄的考生，是进士出身，原来在京都翰林院当检讨，因罪被革了职，这次也来参加考试，考了个一等八名。主考官不计前罪而录取了他，并再次任命为翰林院检讨。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就是在这次以布衣的身份参加考试被录取的。在这次考试中，还有一件趣事：考试这天，宫廷里的供奉小官高士奇、励杜讷两个人，看到考生们都在考场上作答卷，他们躲到南书房里，每人作

了一首省耕诗。主考官看到这两份卷子，连声称好。这两个考场外的“考生”也被特赐同博学鸿词科。康熙举行的这场考试，很能开通人们的脑筋。

我们党本来是很重视人才的选拔的，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我们作得也比较好。但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或者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冲淡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或者由于用左倾眼光量人，使许多有用之才未能人尽其用。近年来由于党中央的一再强调，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但是目前的领导者中，能够亲临现场、直接参与考查人才的也还不多。因之，时常出现当选者未选，不当选者反而被选的情形。最近看到一个关于明太祖朱元璋选官的故事，很有意味。这个故事说，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便殿召见两个儒生。朱元璋先向一个业农的儒生询问禾与麦的节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这些不同，这个儒生都作了令朱元璋满意的回答。于是，赞赏他说：“你是知道种庄稼的艰难的人。”当即任命他为一个州的知州。接着朱元璋向另一个业医的儒生提出和药物学有关的问题，这个儒生也作了回答。朱元璋听了称赞道：“你是善于分辨药物的人。”当即提升他为太医院使。举这个例子，不是要提倡也象古代专制皇帝那样，一言而委职晋官；但是朱元璋这种做法，对于我们也不是无可借鉴的。直接进行考查，直接发现有实际才能的人才，正是我们今天某些领导同志的不足之处，也正是目前人才的嫩苗虽然在陆续破土，但为数尚少的一个原因。

愿“破土新闻”滚滚而来，愿各种人才各得其所。

（原载1980年10月4日《解放军报》）

精神要文明

我国古典小说《镜花缘》里，描绘了一个“君子国”。在那里，人们真诚相待，互助互让，谦恭有礼，从善如流……。这诚然是一种“乌托邦”，在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百多年来，它却激发了人们对文明境域的向往和追求。这部书能够流传不衰，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对精神文明都是需要的。只不过，我们讲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比之《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要高尚得多，丰富得多，它更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前进的人们所向往。

有人说：搞四化就是搞物质文明，讲精神文明就是“空对空”。对这种认识，笔者是不敢苟同的。不错，搞四化当然要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但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离不开高度的精神文明。假设人们都只要物质文明，不要精神文明，那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将出现人欲横流、尔虞我诈、损人利己、见危不救的恶劣社会局面；亲朋间、同志间没有关怀，没有谦让，甚至会混淆敌我，互相倾轧。对于这一点，十年动乱期间，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下，我们领教得够充分了。痛苦的经历